

【文化杂谈】

各种邪教教主犹如争食的饿狼

没有一个是善类

闫慧 于方

野兽界在“狼多肉少”时,相互间撕咬不可避免。各种邪教的教主,当面临诸如野兽界“狼多肉少”的状况时,相互的撕咬也不可避免。现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文明的发展,“易感人群”越来越少,但打着“神佛”旗号、干着邪教勾当的“教主”却不少。除了自称“宇宙主佛”的“法轮功”头子李洪志,还有自称“清海无上师”的“观音法门”释清海,号称“女基督”与“大祭司”的“全能神”杨向彬、赵维山,号称“大日如来佛”的

“华藏宗门”吴某衡,等等,等等。除此之外,还有更为离谱的,河南辉县市的“法轮功”信徒孙某,十几年来都以“李洪志的父亲”自居。大肆骗财骗色。自称李洪志他爹,是不是比“宇宙主佛”李洪志更具神通呢?不仅骗了他“儿子”本来可以骗的钱,而且盗用了他“儿子”的“男女双修”,睡了属于“主佛”的17名“女弟子”。真可笑,因为真荒唐;真可恨,因为真无耻。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邪教滋生的土壤越来越贫瘠,这些所谓的“主佛”、“大师”也开始“狗咬狗”、“挖墙

脚”。“全能神”邪教不断从“门徒会”中拉拢信徒,其他一些“新生异端”不断拉拢原“法轮功”信徒,已经屡见不鲜。犹如饿狼争食一样的“神佛争众”,其本身就已经撕下了自己所谓“主佛”、“大师”的画皮。扒开这些画皮后,人们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主佛”、“大师”,除了欺骗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如果“主佛”真的是“宇宙主佛”,如果“无上师”、“大祭司”真是万能的,他们怎么会容忍这么多能与自己“抢信徒、抢头衔、抢财富”以至分庭抗礼的其他教主呢?如此下去,今后信徒们会怎么看?今后又在

“邪界”怎么混?然而,一切的“主佛”、“大师”对此,都只宣称自己是“不二法门”,但却对其他的“不二法门”束手无策。其实,也怨不得这些“主佛”、“大师”,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群骗子。迄今为止,虽不见诸多“主佛”、“大师”的谎言成真,但可见众“主佛”、“大师”病亡的病亡,横死的横死,被取缔的取缔,被判刑的判刑,就连自称“李洪志他爹”的孙某也被法办了。只可惜那些被各种邪教蒙蔽的信徒,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看透这些呢?什么时候才能醒悟呢?

【明镜心语】 我的「标点」人生

马志国

曾感动于这样一则故事:在一次宴会上,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巴尔肯博士提议在座的每人用最简短的话写篇自传。一个满脸沮丧的青年,交给巴尔肯的只有三个标点符号:“——!”。巴尔肯问是什么意思。年轻人道:“一阵横冲直撞;落个伤心自叹;到头来只好完蛋。”巴尔肯听后,提笔填上了另外三个标点符号:“……?”看着青年不解的神色,巴尔肯语重心长地鼓励:“青年时期只是人生一小站;道路漫长,希望无边;岂不闻‘浪子回头金不换’?”

三个不同的标点,喻示着两种迥然不同的人生观。我做了近三十年语文老师,也与标点符号打了近三十年交道,看到这个故事的,我仿佛心有所悟:与我朝夕相处的标点符号,何尝不是对自己教师生涯的最佳诠释呢?在我近三十年育人之路上,是没有句号的,有的只是标志着一步一个脚印的顿号和逗号。从市级、省级到国家级骨干教师,我不断激励自己戒骄戒躁,勇于进取,追求卓越,追求完美。在我近三十年育人之路上,从不乏感情浓烈的感叹号,有时是满园桃李的凯歌,有时是偶有失误的警示。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在感叹号的凯歌面前沾沾自喜,也不要无视感叹号的警示,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奉献自我。在我近三十年育人之路上,问号与我形影不离,我不停地找寻着如何更好教育育人的答案。我坚信:一个问号就是一条求知的路。我喜欢问号,因为她代表着“求索”,只有不断“求索”,我的师德境界和业务水平才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屈指算来,距离自己走下三尺讲台还有整整十年,这十年,漫长得像一个个大大的省略号,她等着我挥毫泼墨去书写好留下的空白,使自己的育人之路不留下丝毫遗憾。人生就像一部厚重的书,书页里缺少了标点符号,就缺少了摇曳多姿的内容。愿我们每个人都用心选好属于自己的标点符号,一生的每一步都有最佳的标点符号作为她的注脚。



企盼

高远的蓝天 萧静的枝干 秋叶虽已飘零 但果实悬挂依然 独立枝头的小鸟儿 是等待南归的同伴 还是回首往日飞翔嬉戏的悲欢 好像都不是 也许 她在企盼又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

宗和 摄影并配诗

诗配画

洪三醒啦,洪三苏醒啦!

秋高气爽,艳阳高照。洪三这个年轻的副矿长,经历了暴风骤雨的洗礼,经历了与邪恶势力的生死较量,在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收获了身体和心理的健康,顺利出院了! “娘,我去村委会向姜叔报个到。”洪三吃完早饭,放下饭碗,拔腿就向外走。 “我与你一块去。”花妮要到舞蹈队排练节目,正好一路。 “三儿,快过来。”夫妻俩刚走到村委会院门口,姜叔就迎了出来。 “姜叔,洪三向您报到来了。”花妮赶紧向姜叔打招呼。 “三儿,上周五,县委政法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安排创建无邪教村(社区)工作,咱村被列入第一批创建试点。昨天上午,村里研究决定,成立村反邪教协会,我任理事长,三儿你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全面负责无邪教村的创建工作。” “姜叔,我……”姜叔打断洪三的话:“你经历了与邪教‘神天功’斗争的风风雨雨,在住院期间又参加了县反邪教协会举办的业务培训班,完全可以胜任。” “姜叔,我们排练的时间到了,我先走一步。”花妮看看挂在墙上的钟表说。 “三儿,取缔邪教‘神天功’练功点后,县反邪教协会推出了数套科学健身功法。舞蹈队排练的这档五禽戏,是参加县里中秋节健身气功比赛的必选节目,也是咱协会中秋节后在全村村民中推广的第一套健身功法。走,咱们一块去看看!” 姜叔和洪三、花妮离开村委会办公室,径直到了村民活动中心广场,花妮直接站到她表演的位置,进入角色。 舞蹈队长常桂花看看队员已经各就各位,小步跑到指挥的位置,举起双手说:“现在我们表演五禽戏,预备——开始!” 随着音乐的优美旋律和节拍,舞蹈队员们挥手投足,昂首挺胸,翩然起步。 在周边围观的、看呆了的村民,也自觉不自觉地跟着音乐的旋律、跟着舞蹈队的动作,伸伸胳膊,踢踢腿,进入了角色、进入了状态! 这个角色,是科学的练功角色! 这个状态,是科学的健身状态!

醒了不是?“她妈没那么娇贵,是睡够了。”“孩子,这三个多月可把你给累坏了。”“看娘说……” “特大新闻,特大新闻!”村治保主任姜叔大步流星进了病房:“嫂子、花妮,您俩快来看《明镜日报》刊登的这条特大新闻!”洪三娘、花妮闻声过来,在邻病房看看秋苗的秋苗娘和秋根闻声也过来了。

“贾翼,你回来啊……” 听着贾翼渐行渐远的脚步声,一丝不挂、瘫坐在门口的秋苗彻底绝望了…… “亲,我是贾翼,快过来一起修吧!”恍恍惚惚中的秋苗听到了贾翼的呼唤声。 不,这不是贾翼,这是神在召唤。安老哭曾经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告诉秋苗:“按照神的意志去‘双修’,就能法除你大镇长的头痛病,就能心想事成,就能把贾翼给修来!” “有那么灵?”秋苗对安老哭的话半信半疑。 “我代表至高无上的神,代表无所不能的‘神天功’向你保证!” 治病心切的秋苗,痛痛快快地把她与贾翼幽会的地方和盘托出;利利索索地订下了吉祥酒楼403房间;顺顺从从地与安老哭练起了“双修”…… 这恍恍惚惚中的呼唤声使秋苗为之一振!只见她缓缓起身,循着这声音晃悠悠扑到床上。 “啊!”扑了一个空的秋苗喇得出了一身冷汗,飘飘然的思维瞬间回到了现实:是安老哭把她糟蹋了,而贾翼就目睹了这丑恶的一幕! 她顿时感到五内俱焚、羞愧难

当! “我再没脸见人了!”秋苗跃身跳下床,捡起贾翼摔在地上的那把定情物——“泰山金锁”,一口吞进嘴里,两眼一瞪,仰面朝天,赤裸裸、直挺挺地倒在了地板上…… 早晨8点钟,骄阳就透过玻璃窗把病房照得雪亮,也把伺候洪三的花



驱邪除恶

民子

妮给照醒了。 今年初夏时节,洪三为躲避“神天功”的惩罚,按照安老哭的“点化”,半夜三更到仙家庙发功,结果被突发洪流冲入沟底,摔了个遍体鳞伤,差点要了命。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休养,洪三不仅伤痛痊愈,而且养得白白胖胖,俨然一个小武官儿。只是神智尚未恢复,失聪、失声问题还未得到解决,营养仍然靠鼻饲输送。 花妮双手揉了揉两眼、伸了个懒腰,瞅一眼洪三,看见洪三正在给洪三鼻饲,“娘,您来啦!”“我把你吵

“利用邪教扰乱社会秩序,散布迷信骗取群众钱财,安准听等5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逮捕,‘神天功’所有练功点被依法取缔。”姜叔有板有眼地大声宣读报纸。 “真是老天开眼了!”“安老哭早该蹲班入狱!”洪三娘和秋苗娘激动得早已口水涟涟。 “花妮,快把这个消息去告诉洪……”姜叔话还没说完,只见洪三腾地坐了起来:“这是罪有应得!” 病房里的人为之一惊,随即都把目光转向洪三病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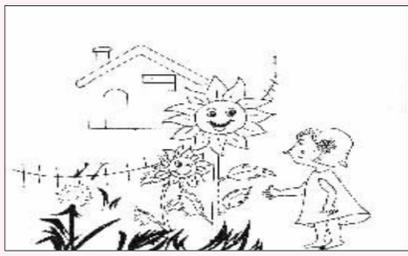
【心香一叶】

和大向日葵 和小向日葵

王冠(7岁)

我家门前有一颗大向日葵,那是妈妈种的;我在旁边种了一颗小向日葵,小向日葵紧紧依偎着大向日葵。

每当我从门前走过,看到大向日葵和小向日葵,我就想象到,那是我扑向妈妈的怀抱!



【文学连载】

我与李洪志一家在泰国的日子



第8章 二次来泰 今非昔比

李洪志回国后,我的生活又恢复了之前的平静。 1994年我从李萍那里得知,最近李洪志受泰国正大集团方面人士的邀请,可能来泰国。李萍告诉我,现在他哥哥已经发展很好了,当年李洪志从泰国回中国后,就成立了“法轮大法研究会”,自任会长,把他所练的气功叫作“法轮功”。 当时,我是第一次听到“法轮功”三个字,我只知道“法轮”二字是佛教用语,且对于佛教“法轮”的知识一无所知。 没几天,李洪志就来了。到机场去接的人比较多,场面非常隆重。李洪志精神焕发,西装革履,就像某个跨国集

团公司的总裁一样。而两年前的他,寡言少语,经常被卢淑珍骂得低着头,布满胡须的脸上,被劣质的剃须刀刮得还看得见血印子,穿着一件大T恤衫和一条大短裤,脚踩一双大拖鞋,在曼谷大街上逛来逛去……这时,时空交错的场景使我眩晕,这个人是我大舅子李洪志吗? 经过多次接触后,双方对于“法轮功”在泰国的发展模式产生了很大分歧。但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说直白一点就是李洪志要把财务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或者自己人的手上,当然,这样的做法正大集团是不可能同意的,李洪志只有重新物色人选。 最后改由陈先生做第一任泰国“法轮功”负责人,最初学员有50—70人,第二任则由另一位钟先生接任。但是斋堂弟子20多人则没有与新弟子一起练功。 成立“法轮功”后,李洪志还参加了很多庆祝活动,其中就有很多法会。他在法会上如此介绍“法轮功”：“法轮功”是正传大法;“法轮功”的“法轮”具有同宇宙一样的特性,会在很短的时间里炼出威力无比的法轮;“法轮功”是站在很高层次上修炼的;修炼者都必须把心性修炼放在首位;等等。 只要是在讲法的公共场合,李洪志都是这么讲的,本人也绝对不会冤枉

他。 李洪志说他以前的师父告诉他,“法轮功”是极其珍贵的,千年修道的人都得不到它,不能轻易传人,有人出上亿的钱也买不到。现在他传给大家,修炼者得到它等于修成一半,以后如何修炼圆满,就要看大家的悟性了。 李洪志说,他只能用有限的人类语言来讲大法,而且用中文更好,中文表达得清楚,如果用泰语或者英语讲,什么都讲不清楚。他还说他用词、语法也不规范,这很正常,因为宇宙之伟大,人类的语言之贫乏,他用人类的语言表达起来都很费劲。 李洪志在法会上所说的这些话,与原来在龙莲寺斋堂所教的气功,完全不是一回事,原来是没有这些内容的。我听得很奇怪,为什么李洪志回了一趟中国,气功就完全变样了呢?且李洪志以前在我家时,话语并不多,且内向,为什么回了一趟中国,说话滔滔不绝,人也换了一个人呢? 然后又讲他四岁的时候接受全觉大师亲传独传大法。八岁时,眼角被师父压上“真、善、忍”三个字,得上乘大法,具大神通。十二岁时,由道家师父八极真人传授道家功夫。1974年由佛家师父传授修炼大法。1989年,“法轮功”基本定型,为了慎重起见,他先让几个徒

弟修炼“法轮功”,经过两年多的观察,这几个徒弟均达到了很高的层次。1992年5月,他“负命出山”。 我在一旁听得晕头转向,他是我大舅子,我也不便多说。当时,我自己猜测几个问题: 1.他说这些事情,为什么李萍以前没有告诉我呢? 2.李洪志、卢淑珍也从来没有提到过? 3.1989年时,也没有听李萍说她哥哥练“法轮功”? 4.1991年5月到1992年3月,李洪志不是在我家居住吗? 5.这几个试练“法轮功”的徒弟不会是斋堂的大姑、二姑、三姑、四姑、阿玉和阿凤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另外一个内容就是李洪志讲解如何练功。李洪志说他今天穿着西服在这里给大家讲大法,这是人类社会传佛法的历史上,开天辟地头一回!历史上从来没有有人做过这样伟大的事情。他带着宇宙间最高层次的大法并以常人的模样和装束来到大家中间,将大法传给大家,这是从来没有的大好事!现在有什么困惑与不解的问题,他可以回答大家。 一个学员问,他修炼“法轮功”很长

时间了,只要有时间他就多修炼,没有时间,他就不修炼了,这样行不行? 李洪志微笑着说他早已经知道了这个学员的情况。说这个学员有心修炼,心性很好,但是修炼是一辈子的事,比如说吃饭也可以停几天吗? 又有学员问李洪志,他以前练过其他气功,对他练习“法轮功”有影响吗? 李洪志说别的气功只是初级功法,长期练习是不会长功的。“法轮功”是最高级、最高层次的功,还有必要修炼普通功法吗?别的功法是不能在人的小腹部位装上法轮的。 有人想要求李洪志为他治病。他不高兴地说,“法轮功”是宇宙间最高层次的功法,不是用来治病的。 最后,李洪志对大家说,“法轮功”是最高层次的功法,但也需要支持,希望大家积极捐款。在会场的边上有一个大捐款箱,与寺庙中的捐款箱颜色一样,只是大了许多。 开始捐款的人不多,且钱放的也很少。李洪志就说,有的华人团体,已经捐了很多钱,现在还不断地有人来捐,而且金额很大,这种善举,是有好报的。他还说“法轮功”得到的捐款钱再多也不算多,因为这些钱要用于“法轮功”基地的建设以及慈善事业,这些都是为了广大弟子而做,所以不算多。他还说,相信大家绝对不会错过这个精进、长功的好机会。 大家听了以后,纷纷向捐款箱里放钱,也比刚才捐的钱多了。⑬ (未完待续 摘编自凯风网)